

艺术学思

ARTS  
STUDY

VOL.4

第四辑

主编：王廷信  
EDITOR-IN-CHIEF  
WANG TINGXIN

J0-55  
JULY 01  
4

阅 览

# ARTS 學術藝術

STUDY Vol.4

## 第四辑

主 办

全国艺术学学会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顾 问

黄会林 谭霈生 王文章

叶 朗 于润洋 张道一

编委会主任

凌继尧

编 委

陈池瑜 曹意强 陈迎宪 傅 谦 方李莉

方 宁 黄 惇 胡 平 贾达群 贾磊磊

金冠军 姜耕玉 刘道广 蓝 凡 梁 江

梁 珍 凌继尧 刘立滨 廖明君 刘文峰

李心峰 刘 祯 麻国钧 彭吉象 潘耀昌

阮荣春 孙惠柱 陶思炎 王次炤 王廷信

王一川 谢柏梁 谢建明 徐昌俊 许 平

徐子方 于 平 叶松荣 杨永善 仲呈祥

张 法 张 燕 曾繁仁 周华斌 张庆善

郑曙旸 赵塔里木 周武忠 周 星 周 宪

张晓凌

主 编

王廷信

副主编

程明震 沈亚丹

编辑部主任

甘 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学界：第4辑/王廷信主编.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44-3539-3

I. ①艺… II. ①王… III. ①艺术理论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631 号

出品人 周海歌  
责任编辑 郑 晓  
装帧设计 张志贤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贲 炜  
特约校对 刘娉婷 范萤萤 申晓旭 王 欢  
目录英译 帅慧芳 李美丽

书 名 艺术学界(第四辑)  
主 编 王廷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om>  
经 销 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 张 19 插页 4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3539-3  
定 价 4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0 6815567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学术访谈

艺术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张道一 程万里 [001]

——张道一先生访谈录

## 庆贺张道一先生八十华诞文萃

弘扬艺道 始终如一 张朋川 [019]

张道一先生艺术学思想及艺术学学科门类建立问题 董占军 [022]

解读张道一先生的“学研十法” 唐家璐 [032]

## 艺术教育

读书与写作 窦传绩 [045]

——艺术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探讨

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生培养特色 陈池瑜 [053]

论艺术管理课程的艺术学内涵 胡懿勋 [063]

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年表 尹 文 [076]

## 学科前沿

艺术学的学科状态与新的学科设置 王廷信 [113]

——《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言

门外漫谈技术与艺术 仲呈祥 [123]

思想·艺术·技术 张 波 [126]

——听仲呈祥教授在“后技术时代的艺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有感

艺术·美·技术 李心峰 [133]

——竹内敏雄“技术时代”的艺术思索

辩证看待 3D 电影 李亦中 赵 菲 [152]

道是无情却有情 许 鹏 [158]

——论技术与艺术关系的历史演进兼析对新媒体艺术的技术误读

后 P2P 时代的电影“观看”:“经典”之后的视觉奇观 聂 伟 [167]

——新世纪以来影像技术发展之于艺术研究的新课题

论新音乐声乐艺术表现的技术要求 任也韵 [177]

艺术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衍生 王 穗 [182]

## 艺史探幽

京剧老生的继承和发展 撒应禄 [185]

——“气势派”与“韵味派”

# 目录

《简森美术史》的修订对中国美术史重构的启示	韩 波 [205]
太原市晋源区太山寺剧场考论	牛白琳 [213]
<b>艺理思索</b>	
通俗文化透视	[美] 洛文塔尔 [229]
民乐经典内涵的演变与文学意境的渗透 ——以《春江花月夜》为例	崔 铭 [244]
<b>艺术设计</b>	
与歌德分享：我受计算机启发的装置艺术瞬息哲学观	[芬] 李尼奥金娜·淑熙 [254]
浅谈装饰图案在皖南民居中的运用	陈靖雨 [267]
因地制宜，存优避劣 ——室内异形巧解之道	徐 伟 罗 婷 [276]
<b>艺术评论</b>	
略谈昆曲艺术家李鸿良的昆丑表演成就	孙书磊 [286]
臻丑 臻美 臻善 ——写在“‘臻丑臻美’李鸿良昆丑专场”观后	武翠娟 [290]
<b>彩色插页</b>	
李鸿良的表演艺术	
程明震的书画艺术	

**Academic Interview**

-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Art Science: Zhang Daoyi, Cheng Wanli [001]  
 —An Interview with Mr. Zhang Daoyi

**Articles Extracted for Celebrating the 80<sup>th</sup> Birthday of Mr. Zhang Daoyi**

- Advancing Artistic, Principles Persistently Zhang Pengchuan [019]  
 Insights upon Art Science Ascribed to Master Zhang and Problems of Establishing Art Subjects Dong Zhanjun [022]  
 Interpretation of "Ten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Invented by Master Zhang Tang Jialu [032]

**Art Education**

- Reading and Writing: Xi Chuanji [045]  
 —A Discussion of Culturing Doctoral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Scienc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ulturing Doctoral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Science 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Chiyu [053]  
 Art Science Connotation of Art Management Curriculum Hu Yixun [063]  
 Annals for Painting and Handcraft school in Liangjiang Normal College Together with Art Department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rmal College Yin Wen [076]

**Forefront of Art Study**

- Subject State of Art Science and its New Disciplinary Setting: Wang Tingxin [113]  
 —Foreword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Art Science*  
 A Layman's Rambling on Technology and Art Zhong Chengxiang [123]  
 Thought, Art and Technology: Zhang Bo [126]  
 —A Review of the Discourse Addressed in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rt in Post-Technology Era" by Mr. Zhong Chengxiang  
 Art, Beauty and Technology: Li Xinfeng [133]  
 —An Artistic Thinking upon "Technology Era" Proposed by Takeuti Toshio  
 Dialectical View on 3D Film Li Yizhong, Zhao Fei [152]  
 Seemingly Ruthless but Affectionate Xu Peng [158]  
 —Also on Misunderstanding up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New Media Art  
 Film "Sighting" in Post-P2P Era: Nie Wei [167]

## Catalog

—New Subjects of Art Research Inspired by Fil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Epoch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i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New Vocal Music

Ren Yeyun [177]

Art Generate from Evolve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Wang Ying [182]

### Art History Prob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antaloon in Peeking Opera: Sa YingLu [185]

—School of Vitality and School of Verve

Revision of “Jason’s Art History” and its Inspiration up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History Han Bo [205]

Theatre of Tai Mountain Temple in Jinyuan Restrict in Taiyuan Niu Bailin [213]

### Art Theory Rumination

Popular Culture in Perspective (USA) Leo Lowenthal [229]

Connotation Evolvement of Classical Music and its Poetical Atmosphere:

Cui Ming [244]

—Take “Moon Night on Spring River” as an Example

### Art Design

Sharing with Goethe: (Finland) Hee Sook Lee-Niimioja [254]

My Ephemeral Philosophy on Computer-Inspired Installation Art

Applica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to Folk House in South Anhui Chen Jingyu [267]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Reserve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Xu Wei, Luo Ting [276]

—Subtle Solutions to Interior Abnormity

### Art Criticism

Performing Achievement of Qunqu Antic Ascribed to Artists Li Hongliang

Sun Shulei [286]

Attain Antic, Beauty, and Goodness:

Wu Cuijuan [290]

—After Seeing “Special Performance of Artist Li Hongliang”

### Colored Page

Performance Art Ascribed to Artist Li Hongliang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cribed to Artist Chen Mingzhen

# 艺术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 ——张道一先生访谈录

■ 张道一 程万里

**程**万里（以下简称“程”）：张老师，您好！长期以来您致力于艺术学的研究以及艺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为艺术学学科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表现出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可谓是后学之辈的典范。您作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94年6月，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首个艺术学系；1998年，在东大创建了我国首个艺术学博士点），能否向我们谈一下该学科创建的背景及历程？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呢？这些困难的克服给今天的艺术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

张道一（以下简称“张”）：艺术学应该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作为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最大的活动。我甚至于认为艺术与文学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艺术是文学呢，还是文学是艺术？美学家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一个不说这作品是艺术的，但是他们不敢承认文学就是艺术。美学家也是如此，文艺学家也是如此，这是中国的一个怪胎。西方是很清楚的，西方的八大艺术第一个就是文学，第八个是电影，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它被称为八大艺术。所以你看西方人的著作里面，凡是谈电影的时候都是说第八艺术，它第一个是文学，文学里主要的是诗歌。所以中国有一个怪胎，这个怪胎究竟怎么形成的我正在思考，但是有一点，因为我昨天才从苏大回来，在那边的那个电脑里我没有带过来，我还写了一段，我们先讲一下客观的，不讲认识。

“文学艺术”这四个字是两个名词组成的一个词组。一般地说，前面的词组呢，或者是限定词，或者是冠词。在当前中国，“文学艺术”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就是文学和艺术并列，这个是全国比较普遍用的。比如说，中国文联，那就很清楚这是国家组织，那就是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联合会。下面有作家协会、音

作者简介：张道一，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万里，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等，那就是文学、艺术并列，简称文艺。这是一个读法，就是文学艺术。第二种解读就是文学是艺术，文学界不是这样读的，但是在艺术界很普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电视是电影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现在还有设计艺术，没有倒过来的。有没有艺术电影？艺术音乐？艺术设计有的，因为是和工科相提并论的时候，在所谓属于纯艺术里面没有，都是前面作为一个冠词来限定后面的大概念。艺术是个大概念，电影艺术具体是电影的这样一种艺术，而不是其他的艺术。雕塑艺术是属于雕塑这一个具体的门类，它的艺术，这个在艺术界是通用的，文学界不用，文学界为什么不用呢？比如说，文学当中的小说就是小说，散文就是散文，而不说小说文学、散文文学，没有。但是艺术界呢，对这个词用得非常普遍。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惯例的话就是电影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一直到文学艺术。

那么另一方面来看的话，艺术赋予感官的时候，音乐艺术是赋予听觉的，所以叫听觉艺术；美术赋予视觉，那就是视觉艺术；那么舞蹈是人体的，文学是语言的，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说，以人为本的话，赋予视觉的艺术、听觉的艺术、人体动作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那么这个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是综合型的艺术。如果是这样来分类的话，就是赋予人本身的需要对象来分类的，那么文学只能是语言艺术。语言艺术有两种，一种是口头文学，一种是文字文学。也就是说它的载体，一个是口头的，在没有文字之前，或者是有了文字之后，它仍然是口头的传说、神话。后来的相声、说唱、说书、大鼓，这是口头文学，那么赋予文字的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等。所以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是客观的，我们暂时不加评论。或者是从分类上，或者是从它的载体，或者是从人与艺术的关系，那么把两个名词并列的时候，艺术是个大概念，前面是个小概念来限定它。这是第二种解读。那就是说第一种是文学和艺术并列，第二种解读文学是艺术，第三种就是文学的艺术。这种解释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学位委员会的目录，因为我在学位委员会工作过，从第二届到第四届干了3届，18年。这18年中，我提出过几次，但是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很多人已经开始清楚了。因为我们的学位目录分三级，第一级是门类，第二级是一级学科，第三级是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加个括号就是专业，所以第一级的门类是分中国的学位，分十二大类。十二大类，其中文学是一大类，文学之下艺术是一级学科。艺术学也有一个二级学科，这是目前的学位目录，也只有在文学与艺术并列的时候，只有学位委员会

的学科目录是艺术属于文学的。那么在社会上，刚才我说的第一种、第二种解读都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三种解读，那就是说艺术和中文、外文、语言统属于文学的门类，这又是一个中国的怪胎。西方没有，西方所有国家都没有，我查过，只有中国有。那现在我在考虑，这个是怎么形成的？最初又是怎么制定的？因为最初中国的学位目录都是少数人在那里搞。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艺术也好，文学也好，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且是带有全民性的，不作为一个学科，就是孔子教学里的“六艺”啊！“六艺”里面的“艺”，主要的也不是今天的艺。那个“艺”很广泛，包括射箭也是艺，骑马也是艺，赶马车也是艺。西方人是把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大门类，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什么原因呢？我就觉得是因为中国人的思考很怪。我曾经想到，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没有纯粹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定的这些孔子啊、老子啊、庄子啊，这些先秦百子都称他们为思想家。就是他们的思考是非常宽泛的，不限于哲学，什么都有。哪一方面多呢，就可以算是哪一方面的学者、专家，但他们往往无所不包。因此他们的思考，中国的传统思考都是从综合到具体，从大到小，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西方人的思维从古代到现代都是从具体到一般，从近到远。有两个例子最典型，你看外国人写这个年月日，咱们的年月日是由大到小，例如 2009 年 5 月 12 日，西方人倒过来，对不对？先写 12 号，再写 5 月，最后才写 2009 年。写信也是这样的。外国人先写什么人，门牌多少号，什么街，什么城市，最后才写国家名字。咱们要倒过来，中国、江苏、南京，什么地方，多少号，我们是从大到小，从远到近。你看我们写书，一开始就是先谈历史，我们某一个东西，它的历史多么悠久，有多么广泛，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说现在问题在哪？中国人很多问题都是从大到小，从综合一般到具体，唯独艺术不是。为什么？这个可能是由社会和历史所确定的，因为艺术的门类太多，五花八门，几乎涉及人类精神的所有方面，但是人在古代社会是有级别，有贵贱级别的。皇帝贵族怎么可能与布衣老百姓平起平坐呢？不可能的。就是从古到今那些穷酸的知识分子，所谓的文人士大夫，也不愿意和被他们称呼的“下里巴人”相并列啊！

程：所以民间艺人的地位在历史上很低。

张：对的。所以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呢？中国有很多工艺品可以作为国

宝，但手工艺人的地位却很低。中国的戏曲，虽然它的出现比较晚，但是发展以后，它整个的思想、艺术，那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就是从元代的元剧，到昆曲，再到京剧，这几百年，它发展得很好，但是演员是什么呢？演员是“妓女”。他属于乐户，连正式户口都不是。我去年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一个学生，专门去考察了山西省一个村子，完全是明代乐户的后代，他考察了一下，就是这个村子是不列入户口的，没有人格的。咱们过去不是叫“三教九流”吗？你想想看，那些文人士大夫怎么愿意和他们并列呢？所以说大家喜欢看戏，不等于把这个艺人推高，因为古代有很多是共同的。比如说文学，文学是属于语言艺术，哪一个做官的人没有表达能力呢？你看中国的诗歌，书法最典型，所以我们“文革”以后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我当时问过一句话，我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是意味着书法发展了呢，还是意味着书法退步了？从理论上讲，是落后了，为什么呢？《考工记》里面有句名言，凡是人人会做的手艺，不入国工。就是说国家不再安排专门职业的工人了，因为大家都会啊！所以说，大家都懂得文学，都懂得用语言表达，做官的人，过去的科举不就是考这个吗？你看中国哪个人不会写诗，哪个人的毛笔字不要练得好一点。不像现在的博士，字写得歪七扭八的，因为过去这个是门面啊！所以那个时候老是说，只要能够动笔写字的，文化高一点的，都会写诗，都会作文，都会书法，所以就不可能有书法家了，不可能有诗人了。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右军，是做官的。杜甫是诗人，他是工部啊，他首先是官啊！不是以书法、诗歌为职业的。所以等到你成立一个职业协会的时候，就说明了你这个专业沦落了，而不是提高了。这就说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艺术学的综合，大部分从业者都是下层的，有的是劳动者，有的甚至不被认为是正式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的附庸风雅也只能在某些方面某几种艺术，而不可能是全体的，那么整体的研究也就不可能了。所以中国这样部门的研究，比如说文学，《诗经》在文学中研究得还是蛮高的；音乐最厉害，因为儒家推崇音乐，那么有《乐论》、《乐记》；工艺方面比较多，有《考工记》，有《天工开物》；建筑方面有《营造法式》。理论研究都有，唯独没有综合，为什么没有综合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社会原因。

程：这必然会造成艺术学在中国历史上鲜有提及。

张：所以说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懂得文学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古代是文人士大夫，从近代到现代都是掌握文字、文化的人，那么大量的工匠、艺人，很多

不识字。有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叫赵丽蓉，她基本上不识字，她自己有段讲话，我还在美术鉴赏里面提了一下她，因为她自称是个妇道人家。那就说明什么呢？她是一个艺人，她可以不识字，她从事表演，表演水平还很高，那么这个在文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关系，文学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率先搞了一个文艺学。文艺学是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搞的，我读了很多文艺学的书，实际上它是文学学，因为这个艺术也好，文学也好，它越上升，它的共性就比较强。所以说中国的民间艺人有两句口诀，一个叫“隔行如隔山”，一个画画的和一个跳舞的，他们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越往下，他的实践活动，像隔着山一样。但是那个艺人厉害啊。还有一句口诀，叫“隔行不隔利”，也就是说当利润上升的时候呢，它很多就通了。因为文学本身就是艺术嘛，分开来之后，叫文艺学，好像既包括文学又包括艺术，实际上那些学文艺学的人有几个关心艺术呢？所以我们大概四五十个搞文艺学的人在《文艺研究》编辑部开会，后来我看了看，怎么搞艺术的只有我一个人呢？后来我说中国有句成语叫“隔靴搔痒”。靴有两种，一种是皮革的靴，那你怎么搔痒啊？要不就是棉鞋的靴子，隔着棉花也没办法。我说你们晚上回家睡觉，隔着衬衫搔搔痒，如果背痒了，隔着衬衫搔，不痛快，你只有直接搔，我说你们回家都试一试，不要抬杠。那就说明什么呢？它硬抓过来，它又解决不了，实际上这个文艺学，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文学学。它是解释文学的。它是解释文学的创作规律，其中艺术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一个能讲通的。

那么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我们最初成立艺术学的时候，有人建议我，他说西方人叫美学，美学就是艺术哲学，那么要分析艺术怎么办呢？狭义的艺术是美术，广义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不谈综合艺术，那么因为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搞了一个艺术史。

西方的艺术史和我们的艺术史不同，我们的艺术史纯粹谈艺术发展，他们的艺术史实际上是谈古典艺术，比如风格史。但是他们的艺术史和艺术哲学，艺术哲学就是美学，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是美学在前。这个美学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在 400 年前，他们是研究哲学的哲学家，哲学被西方人称为是人学，你既然研究人，那么人的精神活动非常宽，其中艺术的现象很多，怎么概括？有特点，最后抓住了一个美，就研究美学，所以美学是从哲学当中派生出来的，就是哲学家们感到社会现象这一方面非常多、非常重要的时候，就独立研究，那么给它起个

名字叫审美。但是审美的最初作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是哲学家啊，他并不是艺术家。所以说中国的美学也是这样的，西方的美学搞了 400 年，我们也搞了 100 多年，实际上我们是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走的，直到今天还是抱着两条腿，一条腿是康德，一条腿是黑格尔，仍抱着两条腿不放。你把这两条腿去掉，他自己就倒了，他站不住的。研究古典的是古希腊的那一套，研究近现代的康德、黑格尔。你刚才也提到美学怎么出来的，这个我也翻了一下，西方人确实如此。但是包括西方人所搞的艺术学，也不是我的概念的艺术学，最典型的是谁呢？宗白华。因为宗白华是西方美学的根子很正的科班，也是西方艺术学的真正的科班。两个科班，这个没话说的，因为他就是跟着德索的，是他的嫡传弟子。

程：我们知道，艺术学是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1867 年，费德勒在论文《论造型艺术作品的评价》中对美学和艺术学的学科分野进行了界定），此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极力厘清艺术学和美学的区别，而不再强调二者间的紧密联系。在中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您是怎样看待这两个学科的关系的？当初您和汝信先生主编《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丛刊，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又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张：中国讲艺术学的人，第一个是宗白华，1925 年到 1926 年在前东南大学，是中央大学之前的东南大学，不是现在的，在哲学系里讲艺术学，大概是讲了两次，现在有一个讲稿留下来，宗白华全集里附了一个讲稿，是别人做的笔记。从这个讲稿看呢，他完全是德索的那一套，但是以后呢，他再也不讲了，所以以后宗白华就再也没提这个问题。请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他就“美学散步”了，只写了一些短文，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写一些大部头的专著。但是他所思考的，以及写的这些短文都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那也就是说，中国的美学家真正思考中国艺术的只有一个宗白华。所以说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有人讲按照西方，我说不能按照西方，因为西方是先有美学，而且美学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它不是从艺术中提炼出来的，是它不能解决的时候又搞了艺术史，我们怎么能跟着外国人的后面乱跑呢？所以说当我们的美学成立的时候，还有人议论，我们应该按照西方的规格。我说算了吧，不要提这个了。但是遇到两种人，一种就是搞文艺学的人，我们有了文艺学了，包括艺术，为什么你还要搞艺术学？另外一种是搞美学的人，他们说我们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你还搞什么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人头脑清楚，就是上海的蒋孔阳。美学中搞美术的像王朝闻是很清楚的，

因为王朝闻完全支持我搞的。蒋孔阳就专门写了美学和艺术学的区别，因为美学主要是研究审美，艺术学是研究创造美的规律、创作的规律。这里有很大区别的。而反对我们搞艺术学的人在这两方面，实际上没有一个是一流的，都是二三流的。很有趣，一流的大家我都去请教了，所有的，我走了一遍，活着的，从王朝闻和蒋孔阳一个一个都问了，但是二流三流的不懂，所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说我搞的艺术学和西方无关，你们几个人也不是从那里来的，包括德索的东西我都看过，他们叫一般艺术学，这些玩意我都看过的。

程：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艺术学研究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我是主张什么呢？前面不管你是外国也好，中国也好，古代也好，有关谈艺术理论的要不要参照呢？当然要参照，这都是无话可说的。问题在哪呢？中国的艺术学要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应该从艺术提炼出来。因为在这之前的，不管你叫艺术学也罢，美学也罢，都是假的。我说假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调子很高，他没解决问题啊！比如说美学谈美，美学搞了一个美学学会，他们还选我当副会长。我干了10年啊，我就是要了解一下他们在干什么，所以他们问我，你这个副会长你要做什么？我说我在看你们干什么，都在那里空对空啊！唱高调，比如说“审美无功利”这句话，你说对不对呢？既对又不对，从哲学的角度看，把美已经提炼到最纯的时候，当然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哲学里面提炼的人你都没见过啊，还有什么可以谈美呢？你说哲学里面的人你见过吗？我们现实生活中只有这个人、那个人，中国人、外国人，老人、小人，男人、女人，张三李四，哲学的人你都没见过。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呢？白马非马吗？那么既然白马非马，那么白人也是非人，那么美也没有，具体的是秀美啊，还是壮美啊？所以说哲学上的那个美到了那时候当然无功利了，有什么功利可谈？不仅无功利，连人都没有人味了。艺术是搞现实的，哪个艺术不是搞形象、不是具体的呢？不是有个性的呢？艺术是最个别的了，因为美学是最概括的、最抽象的，那么艺术作品又是最具体、最典型的。在这个时候那个艺术有没有功利呢？所以康德有一句话，中国人、外国人由于理解得粗浅不晓得害了多少人，所以美学家就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美学无功利，反对什么政治因素，反对这个因素、那个因素，不就是搞这一套吗？幼稚啊，很幼稚，不理解啊！所以说你怎么能把美学当成艺术的哲学呢？它是人的哲学啊！而且那个美里面是非常宽泛的美，不一定专门指艺术作品。因为哲学太抽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什么呢？艺术学。因为任

任何一个学问都必须解决本学科的实际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要它干什么呢？那么要如此的话，你必须要从这里面提炼。我想到这么一个例子，谁都吃过橘子，橘子很好吃，很甜，酸溜溜的，圆圆的，还有橘黄色，这大家都知道，连小孩子都能分辨出来，是橘子，还有把橘子榨成汁，那就是喝橘子汁。那个美国人喜欢喝橘子汁，为什么呢？它方便，免得一个一个地剥，还要吐核。这个呢？他就咕嘟咕嘟喝就行了，再一个，维生素药片的维生素 C，也有点酸。橘子是艺术实践、艺术形象，现实生活里能看到的、摸到的东西，艺术作品面对着它，去这样那样地构思、创造。那么艺术学呢？就有点像橘子汁，它橘子的形没有了，但是颜色还有，味道还有，喝到嘴里是橘子味，你马上能联想起，不会中断。等到再提炼出维生素 C，成为一个药片的时候，就进入了哲学，虽然有点酸，已经跟橘子联系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艺术实践、艺术理论和哲学，橘子、橘子汁和维生素 C，这三者距离都很远，不能融而同之。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都感觉到应该有，应该研究它，至于怎么样研究、怎么样入手、怎么样深入、怎么样消化分析很难，这是现在艺术界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呢？

程：在当前的艺术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呼吁艺术学研究应该走出书斋，多采用实证的、田野的研究方法，以强调艺术学的科学性。您是如何看待艺术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的？您认为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因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又是一个怪胎。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从 1904 年算起的话，那么有 100 多年。这个 100 多年，刚才我讲西方的美学也建立了 400 多年，他们为什么也在搞艺术学？他们的艺术学也是从美学里面再具体化，因为美学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是从哲学的大树长出来的一个树干。它不是从地下长的，是从树干长出来的。但是这个树干呢，又解决不了地下的艺术，怎么办呢？他们再回头慢慢地补，所以他们想在艺术上解决，搞了一套，西方人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索性没搞，而西方因为不足，就在艺术院校搞了两个艺术系，一个是以实践为主的创作、设计、表演、演奏，都是艺术活动、艺术形态。所以说大部分的艺术院校都是这四个方面。但是一些综合院校又搞了艺术史，因而他们索性就叫艺术史系，所以西方也好，日本也好，一般都有两个艺术系，一个叫艺术系，一个叫艺术史系。艺术系就是主要解决技巧问题，实践。艺术史系解决美学理论问题。那么中国 100 多年的艺术教育只学了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我们

又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是在我比较之后，为什么要提出艺术学的建立就是从这些方面思考的。那么现在提出来以后呢，马上又出现了刚才我说的二流三流的搞美学和艺术学的人的反对，那不管他，因为这个早就估计到了，问题就是艺术学本身，一个不争气，不具备这个素质。所以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艺术学不是拼盘》，它应该是个炒菜，拼盘就是几片香肠、几片牛肉、几片海蜇拼在一起，它的味道还是各是各的，没有混合。所以现在很多院校都想搞艺术学，以为这个比较高，那怎么办呢？两个搞美术的、两个搞音乐的、两个搞文学的加在一起申报艺术学，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包括北大，所以北大第一次报的时候没有通过，后来院长找我，我说你怎么搞的，你拉了几个搞美学的，人家都不是北大人的，叫我怎么帮你？就说明我们现在还停留在一个拼盘的阶段。因为真正要解决艺术学是需要一些刻苦的钻研，要找它的共性。这个共性很难找，因为艺术难在哪儿呢？艺术技巧最高的，感觉最难的艺术，在思维学上很可能是最简单的。但是思维学上一些高的层次在表现上可能是很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太极图，太极图你只要知道了，谁不会画啊？一个圆圈圈，一个 S 线，两条鱼一样的，一黑一白，但是这个太极图竟然表现宇宙，哪一张绘画、哪一个戏曲能够像它一样用那么大的气势来表现宇宙啊？但是画谁不会搞？然而论技巧的话，两分钟就画完了，很简单，但是作为思维呢，它是最了不起的。你比如说画画，画画是古典派，我们叫写实派，那么写实派的艺术就是依样画葫芦啊，人长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啊，你画得越好、越像、越深刻，就说明你的技巧越高，但是你的思维不一定高。还有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人家政治哲学的，不是你的。现在的一个问题在哪呢？艺术就是有这个现象，你不透过这个层面去深入研究的话，艺术的很多问题你没办法理解，那么这个层面就很难通过啊！

程：艺术学作为综合性的学科门类，需要什么样的学科基础？

张：从目前的艺术学看来，各个院校，因为不要说综合的研究，你就是各个门类的研究已经很难了，而且刚才我讲的技巧和思维的距离这么大。比如说，在美术上，有古典派、写实的、浪漫派，还有现代派等。在艺术里面，音乐艺术是站在最高的，就因为康定斯基想拿着美术去表现音乐。他搞了一辈子没解决，但是他创造了抽象派，而现在搞抽象派的人根本不懂得这个关系，就大搞而特搞，你想看，怎么可能解决理论问题呢？所以没有办法，抓住了一个弗洛伊德，乱七八糟。弗洛伊德的几本书完全是胡扯，所以是西方人里我看不起的。他是个病

理学家，你怎么能说艺术家只有生了病，只有在那发神经，才能够创作呢？有时候艺术是需要头脑发热一点，比如陈之佛画画，他总喜欢在画上盖上“常在酒后”的印章。我在南师呆了3年，每个礼拜五跟陈之佛先生开会，陈先生一来，我就问陈之佛先生：你是不是喝醉了酒才画画啊？他喊我小老弟，他说小老弟啊，喝醉了酒能画画吗？我说我搞不清楚，你不是“常在酒后”吗？他说你会不会喝酒？我说我一两杯可以，还没尝到它的奥妙。他说你喝它两杯酒，头有一点发热，走路的时候脚开始有点轻，但是还不至于埋到棉花里，这个时候你再去画，你的精神活力就放开来了。但是你不能再喝，多喝一杯你就完蛋了，少喝一杯就不够。你看艺术家找到了。如果像弗洛伊德一样的，喝醉了酒再去画画，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头脑有点发热，想象力也多起来，脚有点轻也不至于踩棉花那个程度。所以说度数、分寸很重要，我一直在思考，在找这些东西。

程：我们认为您对艺术的理解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您对当初在东大这样的以工科见长的学校设置艺术学学科有何想法呢？

张：不敢不敢。从现在看来，不管大家是实在的，还是表面的也罢，大家都感觉到艺术理论和艺术学很重要，应该搞起来，这个是比较普遍的，这个是从正面看。那时候教育部有一个社科司的司长叫顾海良，他本人是学政治经济学的，现在是武汉大学的校长，这个人我印象很深。因为只有他理解。最早艺术学叫美术历史及理论，都是这样的提法，那时候有12个二级学科，后来把它们集中了，搞成8个。有人有意见，他就解释，他说你们不应该有意见，过去12个，如果你发展一倍成24个，还是那个水平，还是在一个台阶上，现在减了，成了8个，你们上了一个台阶了，因为艺术学100多年来没有解决，现在上到这个台阶了。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但是最早一个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问过我，他说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在文科大学搞艺术学，而跑到理工科大学去搞呢？因为当时东大是以理工为主。当时我说，我从两方面思考，一方面原有的艺术，有很多现代派的人讲，将来我们的艺术要代替一切，还有人说这个艺术走向低谷，那个艺术走向危机，我说我都不相信。我说艺术不能用低谷和危机来提，这都是商业用词。你想看，在几百年前，中国只发展了一个戏曲，就这一样，大家看大戏，看不起怎么办？像西北，只有看皮影，模仿大戏，那现在又是电影，又是电视，又是画册，都有了，没有选择的余地吗？我只有一个白菜炒肉丝，你吃，因为北京整个冬天就是白菜萝卜，它没有别的菜可吃啊，有钱的人另当别论了。现在大棚里什